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四至五百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二

房光庭

房光庭為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懼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途窮而歸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鼎門際晚且饑會鬻餻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

我取直躋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官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時人賞其放逸出紀聞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寛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

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

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話

崔湜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揖亦

嘗為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為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嘗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呂太一

呂太一為户部員外郎户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令户部于牆宇自豎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荅曰眷

彼吏部銓揔之司當須簡要清同何必竪籬種棘省中
賞其清俊出御史臺記

許誡言

許誡言爲瑯琊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修獄典
鞭之修獄典曰小人主修獄耳如牆垣不固狴牢破壞
賊自中出猶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況囚自縊而終修
獄典何罪誡言猶怒曰汝胥吏舉動自合笞又何訴出紀
聞

杜豐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宫諸官以為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宫見棺木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且將何施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卧牀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摶為御

史解之乃得巳豈子鍾旹為兖州參軍都督令掌廏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于窖中乗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能為患而愈肥旹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紀聞

修武縣民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壻家迎婦車隨之

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凌晨啓門門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啓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

野魅乎盍擊之于是投以塼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峰訊之實殺焉乃白于郡咨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刼竟不得出紀聞

李元皛

李元皛為沂州刺史怒司功參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璡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璡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紿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

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璡以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璡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剝至不知是琮璡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知為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户出紀聞

王琚

玄宗在藩邸時每遊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饑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

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煑秫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而甚奇之及器宇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内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出開天傳信記

李適之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别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

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為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為宰相不歷刺史便為節度使出獨異志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愔楊瑒皆薦之尋請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霑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冦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以讀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五品家終

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談賓錄

夜明簾

姚崇為相嘗對于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

不忍即説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御史臺中路以馬
墜告説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説侍兒
最寵者㑹擒得奸狀以聞于説説怒甚將窮獄于京兆
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
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説竒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
歸書生一去數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説憂色
滿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矣今聞公為姚
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

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可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己
所寶者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
者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為寄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
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建夜始及九公主第
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
念在東宮時思必始春恩加于張丞相矣而今反用讒
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
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出松

窗錄

班景倩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皆薄具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為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為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為詩投相府以道其誠

其詞為當時所稱賞出明皇雜錄

薛令之

神龍二年閩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為東宫侍讀時宫僚閒淡以詩自悼書于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飰澁匙難綰羮稀箸易寛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因幸東宫見焉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東歸肅宗即位詔徵之已卒出閩川名仕傳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已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纔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箇月出明皇雜録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濠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劒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出乾䐶子

崔隱甫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敕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出國史補）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為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

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值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題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題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刋削之上乃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

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黙識神覧皆此類也（出明皇雜録）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于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于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千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寳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内四方物盡為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甞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賔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甞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

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為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又有王元寶者年老好戲謔出入里市為人所知人以為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于時矣出西京記

又一說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

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出獨異志

高力士

高力士既謫于巫山州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為詩寄意兩京五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出明皇雜録

王維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門宫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于雒陽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禄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偽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寳羅列于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欷歔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于地

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為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出明皇雜録

史思明

安禄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左右贊美之皆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黄字聲韻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長驅至永寧縣為其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禄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思明子偽封懷王周至即其傳也出芝田錄

豆穀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饑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實甚圓細美人皆賴此活

焉出傳載

潤州樓

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開元已前以潤州為店闕董琬為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晝日烟出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晝日烟出圓可一尺餘直上數丈有吏竊伺之就視其烟乃出於樓角隙中更近而視之乃蚊子也樓下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虫蟣蠓蛛蜩

之類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團而上遥看類烟以手攪之即蚊蚋耳從此知非刺史亦無慮矣出辨疑志

邱爲

邱爲致仕還鄉特給禄俸之半既丁母喪州郡疑所給請于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禄以恩養老臣不可以在喪爲義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出談賓録

裴佶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出國史補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謀當于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既潛以僧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

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别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出尚書故實

楊志堅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夫高科身未霑于寸禄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

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于頔　薛尚衍

趙存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朮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秉亦享遐壽嘗事兗公陸象先言兗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兗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為馮翊太守叅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

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廳前硬努眼眶銜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其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為之衆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叅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二叅軍便為之衆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為戲笑其第三叅軍又曰爾之所為絶易吾能于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

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為之吾輩顧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叅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初房琯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决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决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

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琯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閿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閿鄉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謂琯曰携衾裯來可以賞話琯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琯爲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馮翊凡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爲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

服其量矣（出乾𦠆子）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誠不可旨輒如此乃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柰何勸吾慳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出紀聞）

盧杞

盧杞為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帝惻然憫之謂盧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則羣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爭肯到此恐為拘留以慢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羅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

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話録

韋皐

韋皐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游者將迎之極其賦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為月進終致劉闢之

亂天下讖之出國史補

陸暢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於臯乃為蜀道易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及韋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出尚書故實

馬暢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出國史補

吳湊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

釜而取之故三百人饌常可立辦出國史補

袁傪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笞斸逐之出國史補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蠱乃為木偶人置勉名位瘗于其壟或發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是

亦可矜也捨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貶黜議曰不然當李希烈之怙亂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也矧應變非長援軍不至又其時關輔已擾矣人心揺動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隧乃全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談賓録

于公異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

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故坎坷而終出國史補

邢君牙

元貞初邢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劉師老許堯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拱手于額曰進士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以為怪乃揖汾曾不顧

尭佐師老汾坐俄而有吏過接宴設司所失錢物君牙
閲歴簿書有五十餘千散落為所由隠漏君牙大怒方
令分折去處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辭君牙謝曰某適有
公事略須次遣來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辭何也汾
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京西有邢君上柱天下柱地今
日于汾前與設吏論三五十千錢此漢爭中君牙甚
怪便放設吏與汾相親汾謂君牙曰某在京應舉每年
常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劒南韋二十三徐州張十三

一日之內客有數等上至給舍即須法味中至補遺即須煮雞豚或生或鱠既而指師老堯佐云如舉子此公之徒遠相訪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堯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辭而退君牙各贈五縑張汾洒掃內廳安置留連月餘贈五百縑汾卻至武功堯佐方臥病在館汾都不相揖後二年及第又不肯選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鎮四川哀其龍鍾奏充安撫巡官仍攝廣都縣令一年而殂（出乾䐑子）

張造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國史補

呂元膺

呂元膺為鄂岳團練夜登城女墻已鎖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擢為大職出國史補

李章武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于時唐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念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向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蕊蒭雲水畔何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詩

元稹

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于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

年曾于解縣飲酒余恒為觥録事甞于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黄丞也此後絶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裦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見近瞻其形容彷彿以識問其前銜即曩日之逃席黄丞也説向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犧舟邀余同載余時在諸葛所征之路次不勝感今懐古遂作贈黄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黄令困飛觥席上當

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出本事詩

于頔

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于頔奇俊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日兩見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

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錢五百受乎曰擲於庭而去于大怒謂賔佐曰某事繁總益有闕遺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疋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以書付小將界外追及牛不拆書揖回出幽閒鼓吹

薛尚衍

于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幄

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絲綾尚衍領之亦不言頓歎曰是何祥也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趙宗儒　席夔　劉禹錫

滕邁

高逞

高逞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國史補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

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曰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姪前列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于知聞言畢惆然長逝出芝田錄

王鍔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

地後永寧為王鍔宅安邑為北平王馬燧宅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弘正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為奉誠園所為王盞破而不完也

又一說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王杯一破無復可全金椀或傷庻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詧宅詧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年命相有按詧必引頸望之宅竟為僧孺所得李後為梁新所有出盧氏雜記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葅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出國史補

王仲舒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出國史補

周愿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出傳載

張薦

張薦自筮仕至秘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殁于赤嶺出傳載

蓮花漏

越僧僧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

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出國史補

唐衢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聞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為之罷宴出國史補

脂粉錢

湖南觀察使有夫人脂粉錢者自顔杲卿妻始之也郴州刺史亦有此錢是一軍將為刺史妻致不亦謬乎出嘉話録

韋執誼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戸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出嶺南異物志

李光顔

李光顔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壻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光顔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顔乃謝幕客曰光顔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已選嘉壻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爲愜當矣按光顔居鼎盛文朝慮弓藏之禍事當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强宗固隳本志者歟

與夫必娶國髙求婚王謝者不其遼哉出北夢瑣言

李益

長慶初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趙乃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出摭言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槖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塲致宴酒酣吳

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衙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諠譟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啟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畢詞引過賓主上下俱

自刻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酧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許為人所畏又嘗為容州部内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黄昏依舊入蓬蒿出本事詩

韋乾度

韋乾度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

除伊闕尉臺叅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叅爲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膜子

趙宗儒

趙宗儒檢校左僕射爲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

取之關白宗儒憂恐不已相座責以懦怯不任事改換散秩為太子少師出盧氏雜說

席夔

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不病陰毒傷寒而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任有司其事不舍與不潔韓曰席不吃不潔太遲人曰何也曰出語不當豈不忩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出嘉話録

劉禹錫

牛僧儒赴舉之秋每為同袍見忽嘗投贄于補闕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嚨囑終為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況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為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

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為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罇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黜陟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

夕方整前驅出雲溪友議

滕邁

滕倪苦心為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為别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

乃祖于大皐之閣别異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啇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瑶池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羣玉　温庭筠

苗躭　裴勛　鄧敞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分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為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宗閔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即宗閔之黨也時為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荅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

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閔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閔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門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為所隳終致後禍出幽閒鼓吹

馮宿

馮宿文宗朝揚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之開之有結巾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為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揚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楚鮮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地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窮極稱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按則偽為不知比就果有按謁者捧

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磬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而歸第得疾而卒葢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為人似非沉静蕭倣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出玉堂閒話

李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叅軍主試不送魏謩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謩為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

數人候對于閤門暮𧨏曰某頃歳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曰經音頸如今也不送暮𧨏為之色變益懐憤恚後回謫刺建州暮𧨏大拜回有啓狀暮𧨏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投時相訴寃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于槐陰顔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志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

言訖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懐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騎自中對曰建州百姓訴寃魏聞之倒持麈尾敲鞍乎令止及覧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魏極力鍜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獄却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出摭言

周復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甞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

醬芴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者矣出幽閒鼓吹

楊希古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熏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奬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播為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

手也茍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衒耀以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波靡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葢所謂道塲者每凌旦輒入其内以身伏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内逼如厠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劉禹錫

劉禹錫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

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當日傳於都下有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其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禹錫自叙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予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耳屬又出牧於連州至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

然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動揺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畒庭中半是苔桃花静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出本事詩

催陣使

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洺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僞為羣羊散漫山谷以陷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

倫焉於是短兵接鬬蹂踐相乘凡數十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及瀆上諸州聞之大震咸加備戒嚴都統王宰石雄等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為朕晚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歸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師早見成功慎無違也回刻時受命於是

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陣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於河中緩轡以進侯王宰等至河中界迎侯乃行二師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罄折致詞回棹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史安在羣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帥大

懼率親軍而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令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芝田録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禄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廟前

涉草春黄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黄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雲行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獻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于洪

州段乃為詩哭之曰酒裡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增話黄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出雲溪友議

温庭筠

温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妹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輙切齒于勗一日廳有客温氏偶

問客姓氏左右以畾對温氏遂出廳前執畾袖大哭畾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温氏方曰我弟少年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畾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苗躭

苗躭進士登第閒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為將來通塞可以響卜躭即命子姪掃灑廳事設几焚香束

帶束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所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馬躭復專其志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遂挈魚以入其實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遅其出固怒之矣又見或微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卒餓死耳何滯我之如是邪初躭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躭謂其詩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

怪也閽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甞見有解語神柩後躭終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裴勛

裴勛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與父坦會飲坦令去聲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坦付勛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于此勛常與親

識游見其父及諸家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録也

出玉泉子

鄧敞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常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

許之及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
厥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
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即出
牛氏居常所覿好幞帳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
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
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責已也請見
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
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

夫人縱憾于鄧郎寧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厰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黄巢入洛避亂于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並為羣盜所得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崔鉉

崔鉉元畧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究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為丞相黄巢亂亦其族物議以為甚之報焉初崔瑄雖諫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藏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巳比孟子而方瑄錢鳳瑄既朋黨宏大莫不為盡力甚者出於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為宰相遂加誣罔奏焉瑄自左補闕出為陽翟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回遇瑄

囊出其喉曰補闕此盧甚結喉也瑄殊不懌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嗚呼謂天道高何其明哉出開奇錄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時李駢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意無敢沮其議者

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次民無至者故也于是職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出闕奇錄

李蟥

李蟥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矣蟥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

其葷馬使玄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願為妻兒謀蠙鶩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出玉泉子

韋保衡

韋保衡欲除裴修為省郎時李璋為右丞韋先遣盧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盧以時相事權設為禮所沮則傷威重因勸韋勿除出盧氏雜說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座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出國語

路羣盧宏正

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宏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

瘦古淡未嘗言市朝盧尠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晏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搆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曰適我願兮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于是

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候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樂糜分二甌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旦飯冷且欲遐征家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邁各盡其性出唐缺史

畢諴

畢諴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為太湖縣伍伯諴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為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

除選人楊載為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之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偽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為楊會除馬長以酧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

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予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出北夢瑣言

李師望

李師望乃宗屬也自負才能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遊邛蜀備知南蠻勇怯遂上書請割西川數州于臨邛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以師望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除通南詔於是蠻軍為近之時鄉豪所道侵軼蜀川戎技賣滂不能止遏師

望亦因此受黜焉出紀聞

高駢

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上有開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禮讃螺唄間作駢聞命軍候往悉擒械之來晨笞背逐去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秃丁數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髠髪執兵號大髠小髠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所言時稱駢好

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出北夢瑣言

韋宙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産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出北夢瑣言

王氏子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于西市運錢十萬入寺出中朝故事

劉蛻

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父嘗戒之曰任汝舉進

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吾沒後慎勿祭祀乃秉扁舟以漁釣自娱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常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蛻之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諭也出北夢瑣言

皮日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求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輔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

隐於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為錢鏐判官出北夢瑣言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買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

一貫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
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𩒹悅烟花迷于飲博三數年後
用過大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
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宫新罹王
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
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
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為業生之
行李間猶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

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結纜于大𣗳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于怒浪遅明投于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慞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瘞且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戹于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捉稍郭使

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出南楚新聞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為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于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為官所捕乃脫身遁于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撫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効力葢慕彼衣食耳尋獲為牧守圉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出南楚新聞

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五百

宋 李昉等 編

雜録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悰充弘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廳内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終金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須為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雖其事莫

以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出聞奇錄

李克助

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民絹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禆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

柰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即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之罪謫穎陽尉出聞奇録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可信之或曰某親

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鎻君能獨宿于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酧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為置酒果燈燭送于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劒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鎻門却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乗驢别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閤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劒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窻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鼔翼翻翻而動此人凛然强起抱劒一揮應手落壁磕然有

聲役寢無音响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劔坐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于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劔前斫不覺自倒劔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劔恐此物入來牀下跧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閤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籍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尚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于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弊為風所吹如鳥動翼耳

歛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踪乃是所秉驢已斫口喙脣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歛衆大笑絶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記

孟乙

徐之蕭縣有田民孟乙者善網狐狢百無一失偶秉暇持𥳚行曠野會日將夕見道左數百步荒冢歸然草間細逕若有人跡遂入之以𥳚于黑闇之處攪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動問爾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執吾𥳚

而不置闇中應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誠告云我姓李昨為盗被繫兖州軍候獄五木備體搐楚之處瘡痏徧身因伺隙踰獄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將歸置于複壁中後經赦乃出孟氏以善獵知名飛走之屬無得脫者一旦荒塜之中而得叛獄因以歸聞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閒話

振武角觝人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

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鄭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綰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

年客遊曾于道店逢此人繞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覩其事出玉堂閒話

趙崇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而崇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者世以此少之

北夢瑣言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為相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歎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釁乃馳入請見于帝前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

崇乃韓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棊窗裏日光飛野馬桉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出摭言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

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禮亦然嘗曰其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俟請而可之及從涇師統衆於天水與蜀人相拒于青泥嶺岐衆迫于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轎揕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

曰禮不見客此葢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出玉堂閒話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勲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

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劔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出王氏見聞

康義誠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弘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肩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出玉堂閒話

高季昌

後唐莊宗過河荆渚高季昌謂其門客梁震曰朞事梁祖僅獲自免龍德已來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嘗之彼若經營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鎮可為子孫之福

此行決矣既自闕回謂震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勲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指云我於指頭上得天下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無憂乃築西面羅城拒敵之具不三年莊宗不守英雄之料頃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孫出北夢瑣言

沈尚書妻

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為秦帥親吏其妻狼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後因閑退挈其妻孥寄于鳳

州自往東川遊索意是與怨偶永絶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為兄既至郊迎執手叙其契濶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闕者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北沈亦傲訴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于主人及遣人郄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頗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拏擘

破損華洪聞之召沈謂之曰欲為凡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斂牽出帷房刃于階下棄尸于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縋之沈亦不逾旬日䰟神失措知怨偶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見聞

楊遴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蘧嘗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此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出稽神錄

袁繼謙

晉將作少監袁繼謙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聞多凶怪昏暝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能安寢忽一

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瓮中者其聲重濁舉家怖懼必謂其怪之尤者遂于窓隙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晦覩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檛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吽而去葢其日莊上人輸稅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餘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遂安寢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五百